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漢三合明珠寶劍全傳 第八回 立熱腸千里奔京 敢冒名一時自陷

詩曰：

不辭跋涉奔千里，方見相次故契深。

分金管鮑猶堪羨，捨命為情更足吟。

且說柳元帥帶兵罵戰，嘍囉飛報：「稟大王，官兵罵戰，請令定奪。」石如虎上馬到寨門，上敵樓一觀，大喝一聲：「官兵肅靜，吾有一言說上：某大王有病在牀，不能交兵。等全愈之日，然後交兵未遲。」元帥收兵，意欲架炮攻山，見他山寨堅固：「待本帥日日操練兵將，以備交鋒」。按兵不動不表。

單說馬俊，駕起騰雲，非止一日，有日到了京都。離雲墜下，要入皇城。舉目一觀，看見四外畫影圖形，捉拿某家，便入人隊，掩掩飾飾，進入城去。突見一人，斯文不俗，向前施禮：「借問一聲，刑部衙門在於何處？煩勞指示。」此人道：「過了灣頭，直路便見。」馬俊道：「煩勞了。」

一到刑部衙門便住步：「裡面可有尊官否？」守門人聞喚即出。但見馬俊面如赤色，氣宇昂昂：「請問壯士何方來的？」馬俊道：「借問一聲，你家公子郝聯在衙內否？」門軍答聲：「現在書堂，問他何事？」「某不辭千里而來，特來拜探，煩為通傳。」門軍答聲：「俺家公子，因有緊事，閉門謝客。」馬俊冷笑：「我與他有八拜之交，敢煩通傳，便知端的。」門軍回聲：「既是相交之厚，乞通姓名。」馬俊道：「我係洛陽人氏，姓馬名俊。」小軍急忙進裡通知衙內，家僕家奴面稟公子：「門軍報到，門外有一赤面漢子，與公子八拜之交，姓馬名俊，請公子定奪。」郝聯大喜，急出門前迎接。

馬俊兄弟一見，攜手入內堂坐下。「請問大哥，在家中打死人命，一向逃出何方？」馬俊回聲：「愚兄逃走，無處棲身，後到荊州丹鳳山，石如虎立我為王。愚兄無奈，只得強從。」郝聯大驚：「切勿揚聲！朝廷曾命柳伯父，提兵征伐丹鳳山。未知是誰，原來是哥哥！你為朝廷重犯，私人長安，為著何事？」馬俊回聲：「都為柳伯父故事而來。兵到山前，叔姪不忍交兵，因此托病不出，高掛免戰牌。若謂交鋒，恐傷叔姪之誼。故特進京訪問來歷。你令尊在朝，必知其事。倘若柳眉伯父，自逞其能，領兵征我，實對愚兄說明，待我回山對敵。若係奸臣暗害，誓不交兵。」

郝聯大怒：「不必題出柳家之事！柳眉是文員，焉敢掛帥提兵？實是奸臣暗害。二哥柳絮，到了京都，父子不得相逢，在弟書房安歇。天子擇定吉日，九月重陽，彩樓招贅。柳絮不願同觀，弟三番兩次勸他登程。弟想二哥人才出眾，必有成功。幸喜天賜人願，得拾彩球，金殿面聖，皇上大喜：乃是忠臣之子，封為東平侯駙馬之職。擇定十月初一日進府，初十日成親。現在造成的駙馬府居住……」

馬俊道：「二弟人才出眾，得為駙馬，實是可喜。明日即當到府探望。」郝聯道：「大哥提起此事，小弟正在忿恨！前柳絮邀弟在府陪伴談心，後因家父有恙，小弟回家奉侍，及至家父病癒，稟明一切，即時到駙馬府相探，竟閉門不納！借天子口氣，掛出論文攔阻，有官不容見面，作此驕奢氣象，枉為結義之友！命小軍大聲喝弟，斯時顏面無光，應該闖進，無奈家君吩咐，不敢生事，忍耐而回。手足之情，付於東流之水。大哥回山，任從尊意，勿謂謬言。」

馬俊聞言大怒：「身榮未久，如此薄倖。有日見面，先斬他的首級，與三弟去其屈氣。後回山大殺一陣，那怕柳眉兵雄將勇，我何懼哉。獨係愚兄一路騰雲，歷歷艱辛。欲飲杯酒，以解愁懷。有待更闌時分，駕起騰雲，飛入駙馬府。殺了負義之人，明日回山未遲。」郝聯聞言大喜，命家人辦酒。於是二人飲罷，說道：「若得哥哥今晚殺得薄倖之人，感恩不淺。」

馬俊大醉，帶怒便駕起騰雲去了。酒雖醉，還有醒心。腹中思量：「當日結拜之時，兄弟四友最好，柳絮仁義禮智俱全，品格性好。總是郝聯或因別事，暗用奸計，命我殺卻駙馬，要消他恨，亦未可知。正是明刀容易躲，暗箭最難防。我在丹鳳山為王，常常有嘍囉進京打聽，未曾聞得柳絮身為駙馬之話。不若去到駙馬府中，隨機應變，觀其動靜，究其端的。但未知衙門在於何處？」

下了雲頭探望，時已更闌。見更夫值夜鳴鑼，向前施禮：「借問兄台，當今駙馬府在於何處？煩勞指示。」此人聞言：「你問柳駙馬府麼？過了左邊，直出便是。」馬俊答聲：「有勞動問了。」一到門前，許多衙人坐立。腹內一想：「理應開刀殺人，但未分賢愚，不若把俺身駕起騰雲，入進駙馬府中，靜聽消息。」

將身下了雲頭，見堂內燈燭光明，鋪陳雅致。有數人閒坐。舉眼一觀，有位官長，相貌恰似義弟，十有九分。獨惜聲音不同。暗中竊聽講些甚麼，然後動手未遲。假駙馬屈方開聲叫聲：「下大夫過來，尚有數日就要成親。洞房禮儀，小生不曉，望大夫指教。」大夫回言：「先行君臣禮，後講夫婦言。詐裝一病，洞房合巹之酒，不可多飲。早求雲雨之歡，公主失身之後，萬事無憂。緊記彩樓這首詩詞，免俾公主盤問。倘有盤問不符，性命堪虞。」馬俊聞言一一聽盡：「不是賢弟柳絮，假冒情真。理應直行闖進，又恐泄破事風。不若我回刑部衙門，與三弟商議。」

復駕起雲頭，轉回刑部書房。下了騰云。郝聯一見大喜：「請問大哥，見此負義之人，怎的著落？」馬俊回言：「不好了，非是柳絮，叫愚兄焉能下手？」郝聯冷笑道：「京城百姓，三歲孩童盡知柳絮係駙馬，莫不是哥哥誤走衙門麼？」

馬俊大氣一聲：「愚兄雖是鹵莽之夫，略有機謀。借問更夫指示，愚兄飛入駙馬府中，見燈下有數人。中央官長，貌似柳絮九分，獨是聲音不同。聽聞數句之語，思想情由甚假。你二哥滿腹經綸，詩禮之客。洞房花燭，豈有不諳禮數，還求下大夫指教？因此愚兄觀此事，內有猜疑。又聞下大夫說聲：『公主失身，萬事無憂。』並說：『叫他緊讀詩詞。公主若盤問起來，應對不符，性命憂矣。』只得忍耐，轉回與三弟酌議。」

郝聯醒悟，大歎一聲：「愚弟怪差你了。請問大哥，計將安在？」馬俊道：「愚兄不到京城猶可，一到京城，豈肯罷手回山！待吾明日初更，駕起騰雲，飛入宮幃與二弟出首，又免公主遭害。」主意已定，自有一番曲折不表。

欲知馬俊飛入宮幃如何出首？且聽下回分解。